

贵州本土文化 20001

QIN

贵州省图书馆

U Z H E N

青岩

古镇

黔中人文景观缩影

赵俊涛/著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青岩古镇

——黔中人文景观缩影

赵俊涛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岩古镇: 黔中人文缩影 / 赵俊涛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7
(贵州本土文化. 2001)
ISBN 7-221-05517-3

I. 青... II. 赵... III. 乡镇-概况-贵阳市
IV. K9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727 号

青岩古镇

著 作 人: 赵俊涛

责任编辑: 李佩衡 罗吉万

封面设计: 曹琼德

版式设计: 施德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5.25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21 - 05517 - 3/C·80

定 价: 7.00 元

序

钟敬文

1987年我曾借赴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术讨论会之机，去黄果树布依族聚居的地区看了看，2000年又参加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的终审工作，深感贵州这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俗）很丰富，很有特点。贵州民协的同志们多年来在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编印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79集，在全国很有影响；后来出版了《贵州民俗论文集》、《贵州古文化研究》等书；1997年又出版了《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11册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册，我曾为该丛书作了序。我对贵州的民间文艺、民俗文化一直关注，也有感情。这次出版“贵州本土文化丛书”，贵州同志要我写序，我也很高兴。

民俗学者清理和研究民间民俗文化，可以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历来中国人怎样看待这类问题，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哪些是不大变化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感情、价值观、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以及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等等。

民俗文化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试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他们的居住、饮食、服饰、语言都变了，但每年还要过春节。在过节的喜庆时刻，还要耍狮子、耍龙灯、放鞭炮、吃年糕，和国内的同胞保持一样的风俗习惯。为什么？如果国民具备了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就会认识到，舞狮子、耍龙灯，不只是艺术活动的形象，在舞狮子的行为里，还表达着十分具体的乡土感情，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这东西，一眼看去，没有钞票那么重要。当然，没有饭吃是不行的，但没有精神支柱，就是有了饭吃，也不过是动物而已。没有高尚的民族感情，就是物质享受再优厚，人也是寂寞的游子。这一点，我感到很重要。

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但中华文化更大的文化金矿，在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之中。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文化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引以为自豪的。

贵州属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但民间文化蕴藏却极为丰富，这是贵州极大的优势，贵州的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元年，再次推出一套《贵州本土文化·2001》丛书，把民间文化研究接连做成套书推出，能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个做法很好，这种精神值得赞扬。这套10余册的丛书，展现贵州各民族特殊的文化群落、特殊的民族婚恋、特殊的民间信仰和祭奠、特殊的民俗事项等。相信这套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促进贵州文化资源开发，让国人和世界了解贵州都会起到好的作用。

2001年6月19日

目 录

○走近青岩

- 偶访古镇..... (3)
- 纸上的青岩和听来的青岩..... (8)
- 访问梦境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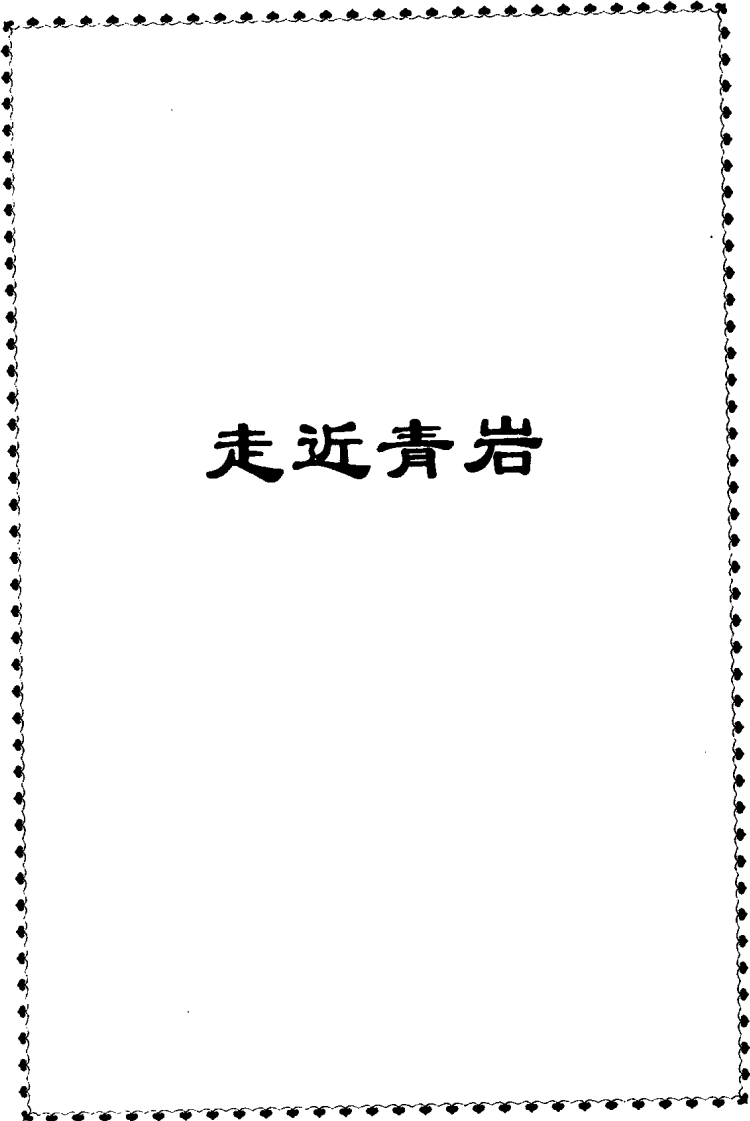
○寻觅岁月更替的轨迹

- 消失的屯堡 (23)
- 徐霞客眼中的风景 (30)
- 青岩的“城”与“市” (36)
- 屯堡文化的流失和遗存 (42)

○在悠悠古韵中穿行

- 一段“迷失”的经历 (51)
- 走读风景之一：石牌坊..... (57)
- 走读风景之二：青岩书院..... (65)
- 走读风景之三：倾圮的古寺..... (70)
- 走读风景之四：失踪的古庙..... (82)
- 在文化风景的深处 (91)

○骑龙寨探访	
从乡间走进京城的诗人	(99)
享誉台湾的县令	(106)
桐野书屋前的遐思	(113)
○检索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	
漫步状元府	(119)
夺魁天下的赵以炯	(125)
令人惊羡的家族	(132)
○凝望高高的十字架	
造访天主堂	(139)
外来的“和尚”和天主教的传播	(147)
姚家关的火光	(152)
后记	(159)



走近青岩

偶访古镇

古镇青岩，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风情独特，历史悠久，迄今已经历了六百年的风风雨雨。因其保存有成片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和汇聚了儒、释、道和天主教等多种文化，被列为贵州省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青岩镇距省会贵阳近二十五公里，地处自然风光旖旎多姿、有“高原明珠”之称的花溪腹地，自古至今一直是贵阳通往惠水、罗甸、广顺等地的交通咽喉。昔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很多次争战。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明朝时在此驻扎有大量的官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里便自然形成了青岩一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涌现出周渔璜、周钟瑄、赵以炯、平刚等历史名人。青岩古镇因此被省内史学界看做是明、清时期“黔中开发和发展的典型”，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研究。

如今的青岩镇，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人们“寻觅前人的荣耀，摒弃陈腐的世俗，描绘今日的蓝图，展望美好的未来”，抖擞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正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他们一方面开展多种经营，建立起多个商品生产基地，加速经济建设；一方面合理开发和利用古镇丰富的人文景观，为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古镇新貌作了不懈的努力。青

岩不但先后被列为贵阳市“科教兴市示范镇”和“燎原计划示范镇”等，目前，显然也已成为省内“文化旅游”的主要场所之一。省内外来此观光游览的客人络绎不绝，来自国外的游客也日益增多。而今，古镇以其“古”和“文化的丰富性”正展露出特有的魅力。

说来惭愧，我客居贵阳十数年，对青岩古镇却知之甚少。如果不是那次的偶访，或许至今也不知晓古镇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那是数年前的一个黄昏。

那次是去惠水采访归来的途中。采访结束后，主人极力挽留，请我和一道前去的摄影记者吃饭，席间喝了点酒。酒后乘上返筑的中巴，全身乏力，车又颠簸得厉害，不知不觉沉入梦境。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那位仁兄叫醒。他说下车。我以为到了贵阳，迷迷糊糊跟他下了车。待清醒过来，才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陌生的街上。

那条街道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所谓街道不过是在公路两旁普通的民居间夹杂了些新修的两层楼三层楼高的店铺。沿街墙面上还贴了些质量低劣的瓷砖，侧面和后边就都露着“本来面目”，看上去极不协调。这种街道在很多县城和富裕点的乡镇所在地比比皆是。这时候，除了公路上有车穿行显得热闹外，看不出这街“街”在何处。才五点多钟，不少店铺已经关门，街边的几个小摊，虽然也还摆在那儿，却并没有什么顾客。

我一脸的茫然。

而他已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又是换镜头，又是上闪光灯，忙乎个不停。

我说，咱们这是到了哪儿？他说，你是不是酒还没醒？这

是青岩。青岩两个字被他显然加重语气，听起来掷地有声。不是说好了吗？采访回来在此下车，你答应过的。去惠水路过这里的时候我还指给你看，我说这就是青岩镇。他这一提醒，我突然想起是有这么回事。当时在车上，我只顾盘算采访的事，设想着一个个方案，没注意他一会儿花溪，一会儿桐木岭，一会儿什么的琐碎话题。一路上他见我不停地附和，以为全听进了耳朵，殊不知我左耳进右耳出，一句话也没记住。

怎么？青岩有你的朋友？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因为见朋友也根本用不着摆弄他那宝贝相机，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好题材。

走吧，一句话和你讲不清楚。

他定是觉得我不可理喻，索性什么也不说，就走在前面捕捉他想摄取的目标。我木然地跟在后面，像个追着看热闹的人。

正值初春季节，白日有些短，这时候太阳已西坠，余晖斜照，很有些辉煌。

搞摄影的人尤其钟爱朝阳和夕阳下的风景，这时景物层次感强，明暗对比强烈，气氛神秘莫测，易得好照片。他越走越快。

我们从一个街口进去，穿过一个场坝，左拐右拐走上了一条老街。

在场坝附近，我看见几座仿古建筑，心里还有些犯疑，直嘀咕这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但当踏上这条老街时，心情就再难平静了。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藏着如此诱人的景致。

街不算宽，约有丈余。两边或高或低排满了看上去极似店铺的屋子，或木板的，或石砌的，间或也能见到青砖修筑的高

墙。一些高耸的门楼和雕刻精致的门窗显示着主人家昔日的殷实富足。房顶上是一色的青瓦，街面铺的全是青石。古色古香，极显幽雅。这很有点像北方的胡同，但不同的是北方的胡同给人的感受是“干”，而这里却是“润”味十足，也韵味十足。这或许与临街的的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有关。沿街走过去，是依势而筑的石阶。顺阶而下，右拐，却见街面渐宽。两侧的房屋也均就势而修，虽不如上边那些店铺讲究，却也错落有致……

我怀疑自己误入了一条古代的道路。我兴奋不已。

这种心情，我后来在一篇散文里写得清楚，不妨摘录一段在此：

我不知道，我是走在哪个朝代的街上。夕阳里，我踏着被岁月打磨得又光又滑的青石板，贪婪地观望着先人们留下的那些充满了智慧的古朴而又不失精美的建筑，大口大口呼吸着因街的幽静而显得清新的空气，想象着端坐在昨日里的人们靠手艺或靠勤劳编织着的恬淡的生活，谛听着古街古屋古树发出的浅浅的古典的音韵……我醉了。我仿佛跌入了古远的梦乡。

事实上，我也有些惶惑。面对这突然相遇的古老景致，兴奋之余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那位仁兄在前面咔嚓咔嚓一路拍去，这时候已站在一座石牌坊下，把眼凑近了石柱不知辨认着什么。他远远地招呼我快过去，说是上面有字。

我小跑过去，登上石阶，看了半天才知是清朝道光皇帝钦

赐的“七叶衍祥”和“升平人瑞”题额，这是道光二十三年，由一些地方官员奉旨为青岩一百零二岁的老寿星赵理伦建的“百岁坊”。中间和左右间门上都刻有对联，上有空雕“二龙抢宝”图案和浮雕八仙人物，下有石狮护柱，煞是精美。看见这宝贝，我们都忍不住一阵赞叹。

前面不远处，是一座巍然坚固的城门，城墙之上有一门楼。沿石阶而下，穿城门而过，外面却是一派田园风光。几个孩童吆喝着牛正放牧归来。此情此景，由不得你不心醉神迷。回望城门，却见城门上嵌着“定广门”三字匾额，城墙高耸，垛口显现，那气势非同一般。

天将黑尽，因时间关系，我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青岩。

回来之后，我一直为没能早一点知道有青岩这么一个好去处而遗憾。这次虽然亲临了一回，也只是匆匆而过，不浮光掠影地看上几眼还罢，看了却又没能看过过瘾，那种滋味就像酒徒无酒般难受。

这一次对青岩的偶访，我一直不敢确定它是否真实。这倒不是因为从惠水回来时酒意未消和一路上迷迷糊糊睡眼蒙眬，而是因为所有细节过于清晰，甚至多年之后仍难以忘记在夕阳里所看见的一切。

此后的多少个梦里，我一次次地踏入这条老街。每次都仍是那样的黄昏，所见仍是沿街那些高耸的门楼和雕刻精致的门窗。房子仍是两重檐式建筑，房顶上仍是一色的青瓦，街面上仍是铺着又光又滑的青石，连因岁月留下的辙痕都清晰可辨。高耸的石牌坊、巍峨壮观的城门，都毫无二致地坐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

纸上的青岩和听来的青岩

由于对青岩古镇的一次偶访，一直想再去青岩看个究竟，怎奈和朋友约了数次均未成行，不是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空，就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去不了。弄了几次也就心灰意懒，加上工作单位变动频繁，主要精力放在适应新的岗位上，便消减了“逍遥游”的念头。

而有关青岩的一切却使我倍加注意起来（这或许是对没去青岩的一种补偿吧）。哪怕是在饭馆里吃上一口青岩豆腐或喝上一杯古镇米酒，都勾起我的好奇心和了解欲，更别说有关青岩的文字资料和图片了，那是非得收集起来不可的。

随着资料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绘声绘色的口头描述，青岩古镇就再也不是我“梦”中的那惟一的一条老街，就再也不是那一座石牌坊和一座高大的城门。她渐渐地幻化成曾出过名士、曾驻过兵卒、曾集市繁华、曾书声朗朗、曾香火兴盛、曾发生过惊人的反洋教斗争……的一座城池。

纸上的文字和“道听途说”似乎构成了青岩的有些不连贯的历史，比起“那一条古街”来自是更多地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也为我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必然地向我射出一枝枝诱惑之箭。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些老人一摆起青岩就两眼放光，

就神采飞扬，就掩不住自豪的神色，就滔滔不绝地讲起青岩的事物时，那种诱惑力就显得愈加不可抵挡。

关于青岩的说法很多，也很零碎。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描述了真正的青岩，我想，不如作个归类，或者拼贴，或许那正是“青岩”呢。

最具诱惑力的是：青岩是一个文化古镇，人才辈出，六百多年间，孕育出不少声名显赫并在全国都颇有影响的人物。清初诗人周渔璜、周钟瑄叔侄，二者文才相当，时有“二周”美誉。前者虎视鹰扬全国诗坛，其成就之高，清代著名诗人、学者郑珍认为不亚于东坡、放翁，当代美术大师刘海粟则称其为“黔中诗帅”；因其参与纂修《皇舆表》、《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文名更耀神州；后者曾任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县）知县，任上倡修水利、兴建设施、重视教育、减轻民负，在开发和建设台湾的过程中政绩斐然，颇得民心，把青岩和台湾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扯上了很值得一说的关系。贵州第一位文状元赵以炯曾任翰林院修撰、广西提督、京考考官，深得皇太后和光绪垂青，慈禧还差点给他说了门亲事。光绪皇帝结婚大典之日，慈禧还指定他担任“发蜡”的工作。后辞官回乡讲学，为家乡培养了众多人才。还有平刚，曾因写对联讽刺慈禧为祝七十大寿在全国各地搭建“万寿台”一事，触怒朝廷，出游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时，平刚被选为众议院秘书长；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就任大元帅时，他又任大元帅府秘书。

听一些知情者说，青岩古镇内文物众多，区区一小镇内就有一楼、一宫、一院、二祠、三牌坊、五阁、八庙、九寺等。古建筑纵横交错，至今保存完好的朝门、腰门以及古老的城墙、石桥

等随处可见。镇容布局仍保留着明清时的格局。青瓦木屋，石板铺路；街古巷老，民风淳厚。明清以降，古镇倡导儒学，重视教育，人文兴盛，佛教、道教香火不绝。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在青岩扎根，后来还发生了反洋教的事件，而轰动贵州，震惊中外。尽管如此，多教并存的状况并没在青岩这块土地上消失，至今仍能听得到古庙的钟声、教堂的圣歌在古镇交相呼应。

另一类说法是：青岩古镇明清两代经济繁荣，镇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明代就有不少亦农亦商的人家。青岩是广西、独山、罗甸、广顺、惠水等地往返贵阳的驿站，往来商人必须在此停宿，货物来源极为广阔，于是惠水的白米、广西的果品、广顺的纸和斗笠、龙里贵定的竹器、土特产及附近的农副产品均汇集于斯，自然形成了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镇内现存的大场坝就是明代时修筑的市场。如今在南街、西街仍可见到当年店铺用石板构筑的柜台。很多人靠经商发了财，成为镇内殷实的人家。由于青岩的场集历史悠久，很多农产品被加工成商品出售，逐渐形成特产，如香甜酥脆、美味可口的玫瑰糖，醋液浓稠、黑中带红、有曲香、回味甜的双花醋，在“贵筑米酒”基础上根据古方金樱酒的酿制方法研制的刺梨酒，明末清初就已出现的青岩豆腐皮……此外，青岩还有很多专门做银制品的银匠铺。由于商业发达，一些外地商人钟情于此，干脆长住青岩。

还有一类说法是：青岩在历史上，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明代始，这里就是贵阳府六大驿道之一——贵阳到定番（惠水）的必经之地。和平时，是商埠；战争一起，守者必守，夺者必争。明天顺年间，高坡苗王干巴珠屡攻都匀。朝廷为此调集数省兵力集结青岩，以青岩为大本营，兵分四路攻打高坡，最后将干巴珠镇压。明天启年间，水西大土司安邦彦